

岁月是什么？我不想说它是杀猪刀，是镰刀吧。它一茬一茬地收割你的生命，先是童年，而后青年，而后中年，而后老年，而后连根拔起。它无比锋利，不管你的稻穗是大是小，不管你的年成是好是坏，时候一到就开镰，决不手软，无一例外。饱满的，不饱满的，统统都离开生命的田野堆进了大谷仓，不再享受日照，享受雨露，享受肥料，享受深情抚过的阵阵清风。只能眼着新一轮的稻子茁壮成长起来，在你曾经站立过的田野里招摇。

面对这样的结局，你所能做的，就是能享受的时候尽情享受，无法享受的时候，祝贺自己，终于在经历了无数个风风雨雨后，成为一粒成熟的稻谷。

肯定还是觉得不甘。那你也可以重新成为种子，继续生长。你也可以继续上坡，坚决不下坡。这个不归老夭管，归你自己。

我特别羡慕那些埋头事业完全忘记自己年龄的人，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像九十岁的科学家袁隆平，九十岁的超模卡门，还有年逾九旬的导演伊斯特伍德，夕阳红也是可以亮瞎眼的。

我也特别敬佩那些敢于重新出发的人，在人生的晚年，掉过头来做年轻时想做而没做成的事。读书、写作、旅行、绘画、唱歌、练健美，甚至创业……让自己的生命继续延伸，闪亮，甚至下半场比上半场打得更好，一辈子当两辈子过，不把年龄当回事。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借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句谢幕。

完稿于2021年立春

年龄这回事

裘山山

前年我去某地采风，是一位认识的作家邀请的。我一个人坐动车抵达，走出车站后东张西望，没看到想象中接站的人。于是便发微信给那个作家：请问接站的在哪儿呢？信息刚发出，就见前面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士一起回过回头来。男人问，你是裘山山？我说我是。他愣了一下，一言不发，接过我的箱子就往前走。我马上明白了，他就是那个作家。

说来我们有一面之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同台领过一个文学奖。但是刚才，他没有认出我来，我也没有认出他来。近三十年的岁月横亘在我们之间。我很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没认出你来。他依然无语，我继续抱歉说，我变化太大了，你也认不出我来吧？他摇头叹息，那一声叹息比说了什么都清楚了。他身边那位女士明白了他的意思，打圆场说，我觉得裘老师很年轻啊。他终于按捺不住，痛心疾首地说，不，她完蛋了。跟着，他马上又补了一句：我也完蛋了。

我忍俊不禁，几乎要笑出声来。甚至后来的几天，我一想到这句话就耿耿，此刻写到这里又笑了。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个率性的人太好玩儿了，这句“完蛋”太有意思了。真话有毒，有毒也很可爱。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久未见的朋友，都会说些善意的谎言：你怎么一点儿没变呀？或者，你越来越年轻了。即使彼此心知肚明，依然不乏真诚。可是这位先生却心口如一，非常坦率地表达了他的心情，失望，伤感，痛惜，无奈。随后他又补了一刀：你不知道当年她是多么鲜白。“鲜白”这个词也不知是否他的独创，反正和“完蛋”一起让我刻骨铭心了。

不过我得说，我也挺委屈的。我是完蛋了，可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呀。谁能架得住近三十个春秋的磨砺？谁的生命是随时可以更新的App？看看连那些靠脸吃饭的演员都无法让自己一直鲜白，何况我这个成天面对电脑的文人。我觉得我已经很不易了。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里慨叹：四十个冬天攻你的容颜，在你的脸上挖掘沟壑（大意）。何况已经围攻了六十个冬天。

写到这儿我又忍不住乐了。

其实在年龄这个问题上，人们还是需要善意的谎言的，超级需要。有时候某人告诉我他（她）的年龄时，眼神充满期待，我就义无反顾地说：哎呀简直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只有四十多（或五十多，根据实际年龄减去十到二十岁）。对方立即笑逐颜开，心情大好。这种张嘴就能做的好人好事，要多做。咱们就把心口如一留到别处吧。

古人就如此。你看古人对年龄的定义，不但很文学，还很人性化。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古来稀，八十杖朝，九十耄耋，一百乐期颐，都是拣好的听。倘若都实话实说，三十发胖，四十脱发，五十眼花，六十记不住，七十睡不着，八十听不见，九十走不动……那岂不是

吴越间乡镇的标志，不仅有黛瓦粉墙，小桥流水，枕河人家，还不能缺了苏州评弹。

遥远的童年，已记不清到底是什么地方了，但印象当中，江南的小镇大概都是差不多的：石拱桥如月牙般跨在漾漾的小河上，桥上匆匆走过挑担的艂公，桥下乌篷船尾站着戴毡帽的艂公或裹蓝印布头巾的船娘，双手把橈荡桨，悠悠地划过深碧的河面，留下一路水痕，桥堍小楼的飞檐，挑出一面泛黄的茶幌。待得一弯新月慢慢挂上树梢，木格窗棂里便传出男女弹唱的声音。女艺人尖尖的嗓音在宁静的夜晚里听得分外分明，一声轻一声重，一声短一声长，一声高一声低，伴随着嘈嘈切切的琵琶声，叮叮咚咚的三弦声……大人说，那是人家在唱苏州评弹呢。如果是赶上江南“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季节，绵绵糯糯的雨声，则给男女的传唱蒙上了一层缥缈的轻纱。如此一天又一天，岁月静好的江南乡隅，随着时间流淌，物换星移，也迎来了古镇翻新，旧貌出新，石板路变成商业街。评弹演出的中心早已农村包围城市，转移到了临近的城市里都会中，也成了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难忘音符。

听人们说，上海曾是苏州评弹的乐园，黄包车拖着演员赶场子，粉丝跟着名角转，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陈调雨调马调流派在各类书场里竞相斗奇，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热闹非凡，在江南文化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熟悉苏州评弹也是在那个时候——当时住在“七十二家房客”般的石库门房子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传媒工具，多还停留在有声而无像的阶段。夏日里，楼上楼下家家窗户外，收音机里，绍兴戏、沪剧、苏州评弹等等，此起彼伏，拼成一首老式弄堂交响乐。各种调门的戏剧曲艺声，充盈于上海弄堂拥挤湜湜的空间中，厕身其中，有时虽不堪其扰，但也渐渐安之若素，甚至觉得这些戏曲中，评弹还差可入耳。由此不知不觉对其产生了兴趣并渐渐领略其艺术堂奥。

自己家里的老人是喜欢听绍兴戏的，但我总觉得越剧哭哭啼啼，沪剧土里土气，还是评弹听起来风趣有戏，特别是讲历史故事的长篇评话，无论什么帝王将相兴衰存亡的故事，只要用苏州方言来说唱，就好比在满汉全席里加了一把糖，哪怕只是表现什么金刚怒目式的人物，都要减去几分威猛粗犷之气。因

太让人悲观了，还是得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样的祝福传承下去。

如今人们对年龄越来越注意了。过去是女人谈，现在男人也谈了。其热度仅次于挣钱和减肥吧。也许是日子过好了，有条件在意了；也许是职场对年龄越发苛刻了，我曾看到一家公司，要“辞退34岁以上老员工”；再或许是媒体太敬老了，常常看到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表达，比如，这位八零后的大叔告诉我们，或者，五十岁的张大爷说。

自然，也对应出现了很多鸡汤文，努力安抚着人们对年龄增长的忧虑。什么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只要心不老就永远年轻。什么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不必在意岁月的流逝。还有，天增岁月人增寿，这是自然规律，等等。我也写过类似的，我老了说明我没有英年早逝。但尽管所有的道理都明白，也无法坦然面对。有一次坐机场大巴，忽见一男人招手给我让座，机场大巴从来都是人多座位少的，居然还给我让座。我大惊，难道我已经老到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地步了吗？正尴尬时，听见他喊了声裘老师。原来是熟人。大松了一口气，然后觉得自己太可笑，太没名堂了，对年龄竟如此过敏。可是，这就是真实情况。

其实就算你全力以赴地折腾，成功地向世人掩饰了你的年龄，你能向自己掩饰住吗？你自己身体的变化自己最清楚，热情的消退，疲倦的滋生，睡眠的减少，食欲的下降，等等。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总会脱颖而出。

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称呼上是节节升高，在感觉上却是节节败退。以四川话为例，通常是从小妹开始，小妹，大姐，嬢嬢，婆婆，太婆。越高越难受。一开始无法接受人家喊大姐，后来无法接受人家喊嬢嬢，现在连婆婆也不得不忍了。

每个人都想在年龄上摆谱，尤其是女人。倘若碰到一个年纪相仿的人叫了一声大姐，马上就追问，你哪年的？你几月？表情严肃得像来办案的同志。如果对对方果然比自己小，便悻悻作罢。一旦对方比自己还大，心里那个懊恼，别提了。

男人也一样。我认识一朋友，名牌大学老师，善短跑，年年参加校运动会，年年拿名次。有一年参赛前，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名字了，去会务组问，会务组说，哦，某老师，你分到老年组

了。那年他刚满五十，他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怎么就，就老年组了？他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参加运动会。

还有一朋友，退休办了老年卡，一上公交就响起清脆的一声：叮咚，老年卡！满车厢都听见了。他愤怒地说，这公交卡太不人性化了，老子不用了。这样令人捧腹的例子很多。

老是不知不觉到来的，脚步很轻。比如你忽然意识到，你说话和举止跟母亲越来越像了；比如重阳节一大早你就收到了祝福；比如你一看黑白照片就凑近看，总以为里面有自己；比如你一听人家说身体不适，马上就巴拉巴拉告诉她（她）该怎么做；还比如你时不时就会遇见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朋友，时间久到像是上辈子。

你感觉日子越过越快，好像咕咕咕嚕往下滚。因为前几年你在爬坡，费力费劲儿，自然慢。五十岁以后，或者六十岁以后，不管有没有抵达你预设的山顶，都开始放松了。一放松自然下坡。下坡省力，肯定就快。叮咚一声，就有了老年卡。

那年有个记者采访我后写了篇稿子，估计写之前去查了我的资料，故开篇第一句就是：下个月就是她的生日了，这个生日对她来说有些残酷，因为那一天意味着她跨入六十岁的门槛。他写完发给我过目，我当即就把“残酷”两个字改成了“特殊”。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你想六十岁就言残酷，那七十岁的人怎么办？五十岁的人还往不往前走？从用词看，显然他比我还怕老。

当然，六十岁的确是个坎，坐实了老年这把椅子。现在长寿的人多，活两个半百已不稀奇，但活两个甲子还是少见吧？这预示着，你的生命的确已过去大半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墨客会在六十岁时写诗作赋呢？

我所知道的比较著名的，是郑板桥六十岁写的对联：

上联为：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粮，瓮有余粮，取数叶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闹，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少；下联为：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

真是太赞了，难怪流传至今。我对照检查，和郑大师有一些相似之处，比

评弹赋

祝振玉

香花飘然委地，斩截有力轻吐出最后一字，而其余韵在唇吻齿颊之间仍曼声低回，婉转良久，以此让观众沉浸在曲意的意境中，感染余韵味。如此这般构成了评弹唱腔宛转多姿、余韵悠长的独有旨趣，成为中国曲艺的阆苑奇葩。戏剧家俞大纲甚至说苏州评弹是“中国最美的声音”。

如果说京剧比作花中牡丹，昆曲是幽兰，那评弹就是茉莉花了。评弹演出的舞台上无幕布，下无红氍毹。不用布景，没有道具，仅一桌两椅。男女演员分着长衫旗袍，淡妆素服，宛然江南秀士、小家碧玉，仪态端庄，清雅脱俗。中国舞台上的戏曲，不管是何种形式，多半是热闹开场，且不说京剧锣鼓齐鸣的大场面，就是京韵大鼓、河北梆子，也无不是先声夺人，铿锵纷纭。而苏州评弹的发声守白，总是那么冷静从容，弹指间舒卷风云，警款中吐露因缘。一男一女代表人间乾坤阴阳，一颦一笑说尽世上悲欢离合，没有红氍毹，照样可以敷演历史春秋，唱尽上下五千年；没有锣鼓造势，同样可以表现忠义节烈金戈铁马。

有人说评弹又如同苏州园林，只静静等你，里面桃李芬芳，曲径通幽，一旦走进，便不知来路。而它的伴奏乐器也仅有小三弦和琵琶，八音中应属“丝”，其音色绝无京剧的高亢和显山露水。评弹的乐器演奏，没有夸张的动作，一切只在指尖，轻拢慢捻，自然和顺，却在并不宽广的音域里以自己温和的旋律伴随演员动情的传唱，赋予评弹以音乐的生命。

评弹虽然属于民间大众“草根艺术”，但在其既清雅又通俗的表里特征中，并不乏精致的文化内涵。戏曲艺人能被称为“先生”的，似乎只有评弹才有。阿英《难访亭听书记》说：“业此者多常熟人，男女皆有之，而总称之曰

如囊有余钱、釜有余粮，瓮有余粮也不难。他是睡得迟起得早，我是睡得迟起得迟。大家还都有“几枝随意新花”，他可能是自己折的，我的是买的。但“五官灵动胜千官”差得很远，“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更是达不到，毕竟不是大师。

当然，能达到郑大师境界的肯定是少数。多数人都会在花甲之时生出种种遗憾。比如我父亲，六十岁时给自己写了首《六十自寿》，开篇就是“六十光阴瞬息过，学书学剑两蹉跎”。他是一个穿军装的工程师，故出此言。在我看来，他一辈子那么辛苦，那么努力，也小有成就，怎么到了六十岁这天，还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不过我倒还是悄悄咪咪就过了。一来不会写诗作赋，二来不希望惊动（告知）更多的人。

认真追究起来，人们在年龄上是存在着悖论的。成天说怕老，不想老，可是细想，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锻炼身体，控制饮食，吃保健品，坚持体检，参加各种有益于健康的娱乐活动，等



人员迁徙，文化交融，评弹进一步走出江南的小书场，登上大屏幕，进入全国的文化大舞台。在近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都挺好》里，苏州评弹成为其中暗线穿珠勾连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金陵十三钓》《盗墓笔记》《暴走神探》《天涯歌女》《色·戒》等也都有评弹场景。上海评弹团携原创中篇评弹《林徽因》自2016年首演后，又辗转北京、南京、广州、福州、西安。苏州评弹有了跨地域的知音，方言也不再是艺术传播的障碍。提倡医德、赞美我国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新编评弹剧《医圣》，更追求舞台感、戏剧化，让原来坐着弹唱的演员站起来舞起来。演出的场地也从传统书场走进大剧场。为了博得更多的观众，当下评弹还根据年轻人的口味作了一些艺术的创新改变，甚至有了摇滚评弹，爵士评弹。

但评弹的华丽蜕变与革故鼎新，有时就如老宅翻新加入现代元素，虽有庭院回廊却不见旧时月色。我这样上了年纪的听众，还是喜欢到书场茶馆中聆听传统剧目，体会昔日的观感。

听正宗的评弹，还是要去乡间的小镇或城里的社区活动中心。当然，妙龄的名角是不会来这里走堂的，有的大多是周边团解散自谋生路的女艺人，虽是半老徐娘，但声音还有穿窬裂帛的气势，说表噱尚不乏专业的水准。有次隐隐约约听说某演员还是某调的几代传人，不过从现在只卖5元钱一张门票的情况看，就算是真传，也是宗门式微了。

坐到社区活动中心的书场里，舞台旁一般书“胸中成竹评说古今来往，舌底莲花弹唱离合悲欢”之类的楹联，下面的听众多半是男性长者，端着各式茶壶水杯。这时候，听评弹者不外老调重弹，可看者是听书之人。座中老人穿着随意，神情悠闲，其中有躲避家里的阿婆唠叨来打发时光的；有在麻将台上输了钱，暂时休战来调剂心绪的；还有的是孤茺老伴聊慰寂寞的。当然，也有不少是情有系心有所好的真正粉丝。他们无法消受儿辈或是孙辈喜欢的的那种嘶力竭手舞足蹈的流行歌曲现代音乐，只有苏州评弹才是具有泥土芬芳的乡音和他们的精神家园。听到精彩之处，想起过去的光阴和岁月，他们脸上就像绽放了绍兴黄酒泛起酡红，嘴角挂起会心的微笑。在他们看来，评弹里的岁月是凝固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因缘结仇，出处穷通，一切世间万象，都可以



通过演员口舌、手指鲜活起来，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时光也定格在说唱故事的情节中。岁月静好的感觉，只有在苏州评弹里才会体会到。

苏州评弹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还建起了评弹博物馆，坐落于平江路的历史街区。在这座曾经是大户人家的园林旧宅里面，不仅有史料陈列、声像演绎，还有清代演出场景展示，雕栏敞轩，镂窗绣户，茶堂书场，仿真蜡像，神态各异的人物再现了昔日演出的盛况。

只是，在评弹艺术推广振兴的光鲜背后，也不无发展传承的隐忧。“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的景象，现在基本上只属于中老年人。有调查显示，6—20岁能熟练使用方言人群的比例，苏州话在全国倒数第一。作家王蒙说过：“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也不无发展传承的隐忧。”

文字和文学的魅力，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之中，借助以方言为基础的曲艺，才成为鲜活的文化元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重游吴越之间的乡间古镇，哪怕不再听到石拱桥边茶馆里的弹唱声，但只要吴侬软语播播于众口，特别是年轻人不忘乡音，那么，我们将来邂逅苏州评弹一定不会仅仅在博物馆。要体现江南文化的元素和精气神，吴越之间是不能缺了苏州评弹的，就像北方不能没有京剧一样。

2021年1月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